

YU QING ZUO PIN 豆蔻系列⑪



恋错的情人

于晴著(台湾)



0001870

— 文学系列 —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92109

恋错的情人

于晴/著

恋错的情人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 新登字 04 号

要 容 内

(台湾) 于晴言情作品集

恋错的情人

于 晴 著

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金寨路 381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9.5 字数: 290 千字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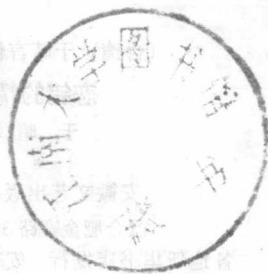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-10,000

ISBN7-5396-1193-6/I·1094

全套定价: 29.40 元 (1-3) 单册定价: 9.80 元

内容提要

她爱上了她同学的昔日情人；
爱是毫无办法，一点道理也没有。
他冷酷、自私，从不把她挂在心头。
他无情地折磨她、伤害她，
她仍然在爱着他。
她背弃了母亲，放弃了学业，放弃前途，
却换不到他的真情。
她错的多厉害？
她傻的多厉害？



1

她迟到了整整一节课，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，就算她生病请假，也会提早打电话给冯艳梅，让艳梅替她请假。艳梅和思娇同系同班，是最接近也是了解的朋友。她们真挚的友谊建立在小学的六年，中学时虽然分开了，但童年时比邻而坐的友情却绝不起变化，何况这么巧的在大学时又分配在同系同班，她们怎么会不特别接近和关心呢？

艳梅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爽朗而且朴实，她永远不会穿稀奇古怪的衣服，永远不会梳稀奇古怪的头发，永远不会在脸上抹稀奇的颜色。T恤牛仔裤，一张白晰端正的脸，嘴角永远流露一抹不经意、不在乎的微笑，还有那一头中分及肩的直发，一眼望去她是个学生，家庭良好的学生，也是个很受男孩子欢迎的人物。

她和思娇个性并不相同，思想也不接近，她们合得来是很奇怪的事，许多同学都不明白所以然。思娇和助教程礼民的事同学都知道，是一段公开的恋情，艳梅却——怎么说呢？她没有固定的男朋友，对围绕身边的任何一个男孩子，她总是一视同仁的和他们交往。很理

智，很大方，也很坦白，她不给男孩太多的机会，所以男孩子也算不上失望。二十岁还不到，或者她把眼光放在更远的前方吧！

下课铃声响起，教授合上书本离开，艳梅急不及待的就往外跑，她要在五分钟下课的时间里到训导处借电话，还得赶回三楼教室，她怎能不跑？才出教室，笑容展开，脚步也一下子收住了。

“思娇，怎么回事？正预备去打电话问你呢？”艳梅看见思娇站在走廊上。

思娇摇摇头，沉默地走进教室，把发呆的艳梅扔在一边。艳梅好意外，谁惹了思娇呢？一句也不说的就离开。艳梅皱皱眉，很快的跟进教室。和思娇相交这么多年，她非常了解思娇，若非有烦恼，思娇怎会如此？

思娇已坐在位置上，半垂着头，从旁边望去，她似乎还哭过。哭——艳梅吃了一惊，大清早为什么哭！这是迟到整节课的原因吗？

艳梅很是善解人意，思娇既不愿说，当中必有苦衷，在以往的日子里她们虽无话不谈，虽相知甚深，她也无权强人所难。她安静地坐下来，就在思娇的旁边。

几乎有二分钟这么久的僵持着，思娇摇摇头，十分不安的望着艳梅。

“放学你陪我一起走，好吗？”思娇说。

“当然!”艳梅答应道。令她惊讶的是思娇眼中除了不安还有恐惧,恐惧?!为什么?她不敢问。“程礼民上午没有课,不在学校吧!”

“是——”思娇睁大了眼睛,“别让他来!”

“谁让他来了?”艳梅大惑不解,思娇着了魔吗?她不正常得离奇。

“哎——我是说——”思娇摇摇头,终于说:“黄鹿生回来了!”

“黄鹿生?!”对这段情艳梅是了解的。不止了解,她还颇为同情,一粒在泥土中挣扎着向上,在阳光中发芽的种子,她认为比温室培养的名贵花草有意义。“他——去找你?”

“他威胁我和爸爸,”思娇眼圈儿又红了。”他像个疯子一样,我怕他——等在校门外!”

艳梅有一霎那间的沉默。莫名其妙的跃跃欲试,她不认识黄鹿生,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,对他一直颇为好感。思娇和程礼民好起来的时候她曾劝过思娇,至少该告诉鹿生一声,让鹿生死了对思娇的心,但——也许思娇认为不重要吧!思娇并没有那么做,现在鹿生回来了——会怎么样呢?鹿生是不好惹的男孩,她知道!

“等在校门口最好,你干脆告诉他一切,大家都不是小孩,我想也不会怎样。”艳梅安慰她。“躲着不是

办法，总该有个交代的！”

“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他不听，还直冲爸爸的公司”。思娇不安的玩着铅笔袋。“他那个人——什么都做得出！”

艳梅想一想，也不该全怪鹿生，不是吗？他怎么知道山盟海誓的爱人已经变了心？他怎么知道离开的这段日子里所发生的事？换了任何一个人怕也会激动，也会不能控制，若是真爱，必然受伤，不是吗？

艳梅心中同情鹿生，却不想说出来。她是第三者，她虽然能够比较公平，却也不该多话。

“如果早些告诉他，大概也不会有今天了！”她说。

“早些说也只不过把今天提早来临，他——是不讲理的，他认为他才是对的，别人都错！”思娇愤愤的说。

艳梅轻叹一声，不再言语。恋爱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，就算不讲理，就算所有的缺点都变成优点，爱情消失了，就连优点也变了不能忍受的错；人是这么反覆，这么自私，这么莫名其妙！

又上了三堂课，才结束上半天，下午是没课的，她们都预备回家。

思娇还没出教室就开始紧张，虽然她力持自然，看

来就是不同于平日。艳梅反而十分镇定，反正也躲不了，不如开门见山的谈清楚，以后各人走自己的路，谁也不来麻烦岂不是好？

走在校园里思娇更是不安，她似乎草木皆兵了。

“你这么怕黄鹿生，为什么不叫家里的车子来接你！”艳梅不明白。“要不然程礼民来也好！”

“别叫礼民来！”思娇叫起来。“不能让黄鹿生看见他，黄鹿生——会杀人的！”

“那有这种事？”艳梅绝对不同意了。“如果黄鹿生真如你说的那么没有人性，那么野蛮、凶恶，以前你怎么会跟他那么好？爱得几乎脱离家庭？”

“以前，小，不懂事！”思娇讪讪的红了脸。“只选漂亮的男孩，而且那时——他也不像现在！”

“现在他是受了伤的野兽，对吗？”艳梅开玩笑。

出了校门口，思娇一把抓住艳梅的手臂，神经质的四处张望，很意外也很幸运，黄鹿生不在！

“他——他不在！”思娇透一口气，略为发青的脸也缓和下来，她真是吓坏了！

“也别把人家想得那么差劲。”艳梅带着轻微讽刺的说：“这个时代那还真有失去了爱人就活不下去的事吗？”

“艳梅，你笑我！”思娇也笑了。“不是他活不下

去，我怕他——报复，他说过的！”

“是你傻，他是官校的学生，真敢杀人哪？”艳梅说。

“别人不会，黄鹿生——”思娇说不下去。她是了解鹿生的，鹿生是那种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男孩，他可以自动放弃，却不容人抢夺，他宁可弄得两败俱伤，身败名裂，也绝不肯为了任何原因而妥协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！

“算了，我们坐车回去吧！”艳梅伸手招一招。对面横街正好驶出一辆计程车，司机停车在她们面前。

艳梅领先上车，思娇也跟上去。

“上了车我就不怕，停大厦门口，几步就跑进去，有管理员在！”思娇拍拍胸口微笑。

“其实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感情的事又不能强抢也不能勉强，黄鹿生也一定明白。”艳梅靠在椅背上。“你这么怕，是不是有愧于心？”

“也——不能说是愧，”思娇不以为然的摇头。

“那么久的事了，他又一直没消息——算了，别提了！”

思娇摇摇头，也放松的靠在椅背了。鹿生现在没来，她也不必这么痛苦的烦自己吧！沉默了一阵，突然之间两个女孩子不约而同的坐直了，互相惊异的望一

眼，有默契似的一起朝司机望去。

从上车到现在她们都没说过地址，为什么司机不问而又一直往前驶？司机总不能未卜先知的晓得她们要去那里，那么——只看一眼，思娇的脸都吓白了，双手不自由的颤抖起来。

“思娇，你——”艳梅立刻明白了，从倒后镜中，她看见一个漂亮得令人惊叹的男孩子脸孔，还有那一抹得意却冰冷的笑。

“停车！停车！”思娇失常的叫起来。“停车，让我下去！让我下去——”

汽车非但没停，反而开得更快，鹿生那一丝冷笑也渐渐扩大，变得残酷。

“思娇，冷静一点，”艳梅用双手环抱着思娇，奇怪的是她并不害怕，一点也不，说不出什么理由的。

“你不是希望能好好的解决吗？为什么不面对面的谈一谈？”

“不——不——他——疯了。”思娇控制不住的流泪了。“他根本没理性的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艳梅制止她，先开口骂人总是不对，惹起鹿生的火反而更不妙。

“我陪你，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！”

前面的鹿生反而感到意外了，说话的女孩子是谁？

她看来绝不害怕，而且——似乎对自己还有好感。他从倒后视镜中望去，遇到一对探索的，好奇的，跃跃欲试的黑眸，然后，他看见那张小巧而漂亮的脸。

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比思娇还漂亮，却绝对不同风格的美，这女孩看来更开朗，更漫不经心些，她是谁？

“你就是冯艳梅？”鹿生忽然记起了思娇说的名字。

“你——知道我？”艳梅很意外。

“你来了正好，”鹿生不回答她的话，径自说：

“我和思娇的事，你做个见证！”

“不——”思娇惊天动地的尖叫起来。“我和你没事，放我下车，放我下车，我要下车！”

“别叫，别叫，”鹿生似笑非笑的说：“你知道我不会放你下车，叫也白叫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！不！我要下车，”思娇要打开车门就要往下跳。

“思娇，冷静些，”艳梅紧紧地抱着她。“你怎么能跳车？你不想活了吗？这么快的速度！”

“是啊！”鹿生阴阴的笑。“我可不喜欢一个受了伤，断脚，断手的新娘子！”

“胡说——”思娇大哭。“胡说，你——停车！”

“黄鹿生，你告诉我们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”艳

梅郑重却温柔的说。她知道不能再激怒他。

“你就会知道的!”鹿生得意的。

艳梅不知道,汽车开得太快,连路牌也看不清,只知道已到了郊外。

“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,”艳梅放柔声音:“这样做对大家都没有好处!”

“结婚要什么好处呢?”鹿生怪笑。

“我知道你的原意也不是这样,”艳梅很有耐性,很理智的说:“事情一定要解决,却不能这样,你并不想造成伤害,是不是?”

“但是——怎么解决?”鹿生叫起来。“等她爸爸叫警察来抓我?等她逃到天涯海角?我不上当,我要速战速决,当机立断!”

“可是你想过吗?如果真这样结婚,你会快乐?你会幸福?你会满意?”艳梅再说。

这个时候,思娇渐渐安静下来,她知道没办法逃开,鹿生竟弄了一辆计程车守候在那儿,谁能想得到呢?或者艳梅说得对,心平气静的谈谈吧!

“我只要结婚,其他的不重要!”鹿生皱皱眉。

“你在斗气。”艳梅摇头。“你没想过你身上的制服吗?”

鹿生怔了一下,他只要得到思娇,其他的为什么要

想?又有什么关系?

“事实上，你不必假扮司机等在那儿，思娇也预备见你，跟你谈清楚的。”艳梅看了一眼安静下来的思娇，眼中有鼓励的光芒。“只要大家都不冲动!”

鹿生脸上闪过一抹不能置信的目光，思娇会找他谈?这个冯艳梅吹牛吧?刚才思娇还大叫大嚷又哭又闹，见他好像见到魔鬼一般，会找他谈?

“冯艳梅，你休想骗我。”他不客气的大吼道。

随后他恼怒的用力刹车。“宋思娇，你说吧!到什么地方去谈!”

艳梅松了一口气，也笑得更加坦然了。她没有看错，鹿生只是冲动，只是好胜，只是心灵受伤，本质上，他绝对不是个坏人!

听到他的叫喊，思娇全身一震，求助的把视线转向艳梅，此时此地艳梅是她唯一的攀援了。

“你先带我们回台北，台北的任何地方都行，是不是?思娇!”艳梅了解的说。

“是——是!”思娇连忙点头。

计程车一声怒吼，一个大转弯，鹿生一言不发的驶向台北。如果事情有希望，有转机，谁会希望来个两败俱伤呢?走绝路也是逼不得已，是吧!

思娇也松了一口气，慢慢的把手伸向艳梅，她的手

冰冷，艳梅却是温暖平静，艳梅真是完全不怕？

鹿生把计程车驶进仁爱路一间汽车公司，又付了钱——租车钱。回头看两个女孩子，她们都没有离开，他开始相信思娇真有诚意跟他谈，气焰也渐平熄。

“去‘雅苑’？”他似在征求同意。

思娇呆怔一下，一年三个月前他们分手时也在“雅苑？”今天又去“雅苑”？这有些不妥。反对的话没敢说出来，高大英伟的鹿生已大步领先回前。

艳梅不明其中的原因，对思娇点头示意，挽着她也跟着前去，在哪儿都一样，何必斤斤计较！

“雅苑”的客人不多——艳梅很奇怪，每次来此地都看见人不多，这么大的餐厅怎么维持呢？除非房子是自己的，否则恐怕租金都不够付呢？

他们找到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随便叫了饮料，鹿生的视线就一直盯在思娇脸上。

“我在等你说话！”他生硬的说。

思娇身体移动一下，很难启齿，说什么呢？任何真话都会触怒他，但假话又岂能敷衍？

“我很对不起你。”思娇不敢正视鹿生。“我并不要事情变成这样，只是你离开了，没消息，没音讯，以前的事——我以为是孩子式的，你大概也忘了，所以——我真是没想到会弄成这样！”

鹿生不出声，他不要听什么原因，什么经过，什么解释，他要知道的只是结果，只是她的决定！

“事实上也不能全怪我。”思娇吸一吸鼻子，说得怯怯的：“如果你有信、有消息，也许不会这样，我真是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了！”

“但是我回来了！”鹿生没有表情的。

“回来——你想要我怎样呢？”她无奈的说：“除非我死，我和礼民的婚约——不能改变！”

鹿生脸上涌上一抹暗红，眼中光芒益发冰冷。

“你真是那样——爱他？”他冷笑。

思娇搓着手，犹豫了一阵，终于抬起头说：

“是的！我认为我和他比较适合。”

“很好！”鹿生拍拍手，轻松的说：“我不会要你死，你的婚约却一定要改变！”

“你——”思娇变了脸色。

“很简单，”鹿生淡淡的笑。“让他死吧！”

艳梅霍然抬头，她要知道鹿生这话的真实成份，鹿生——要礼民死？

然而鹿生笑得淡漠而自得，他——真是这么想？

*

*

*

程礼民上完了下午的三节课，他挟着一叠讲义往外走。最近怕又没有时间陪思娇了，教授要他出试题，这

可不是照着书本抄几条问答就行的，考试的对象是只比他差三几年的大学二学生呢！怎能马虎？他得打个电话向思娇解释一下才行，思娇一定会谅解的！

他是个瘦高而斯文的男孩子，一副宽边的近视眼镜，很有风度，很有教养，他的出色处不在英俊，不在漂亮，只是那一身浓浓厚厚的书卷气。一眼望去他就是那种出自良好家庭，受过严格管教的优秀男孩。尤其难得的是，顶多二十五岁的他有一份天生的器度，沉稳而庄重，与时下的一般年青人迥然不同。

他在学校寄车处拿了他的威士霸电单车，他住在阳明山脚，这是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了。

推着电单车刚出校门，还没有骑上去，一个高大的男孩子就迎了上来，是一个出奇英俊又冷漠的男孩子，也不知是英俊或是冷漠，他脸上的轮廓看来像雕刻而成！

“你是程礼民？”男孩子冷冷的盯着他。

“是！”礼民诧异的站直了，“我是程礼民，你是谁？找我有事？”

“跟我来！”男孩子转身就走，语气甚不客气。

“慢着。”礼民不动，却叫住男孩。“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知什么事，为什么要跟你走？”

男孩子眼光一闪，点点头，慢慢的说：